



记录老百姓自己的生活

投稿、投图(原创首投)

◎邮箱:wanbaoxieshou618@163.com

◎电话:0379-65233680

夫妻之间

都是我的错

◎宁妍妍

熟悉王昇的人都知道他是宠妻狂魔。这不,他和伙计出来吃顿饭,接个电话没说几句便是:“媳妇,不要生气了,都是我的错。”惹得伙计咧着嘴笑。

夫妻之间懂得认错是好事,可有时不是王昇的错,他也会向媳妇道歉。一次,王昇想让媳妇给他做韭菜鸡蛋水饺,不料话一出口,媳妇就说:“就你一个人爱吃,那馅儿不好包,你去街上吃一碗得了。”如果换作别人,指定脸一拉,开始怨媳妇懒。

可王昇不一样,只见他一脸严肃地说:“媳妇,对不起,都是我的错,我没体谅到你的为难,要怪就怪我嘴馋。”说罢,还朝自己的嘴拍了一下。

这下,他媳妇倒不好意思了:“哎呀,你这是干啥哩?就一碗也不费多大事,我现在就去买韭菜。”

还有一次,王昇的媳妇刚买了衣服和包包,没过几天又想买。当她问王昇要钱时,他说:“媳妇爱美是对的,都是我的错,是我没本事,不能让媳妇想买啥买啥。钱给你,我以后哪怕一天只吃一顿饭,也决不让你受委屈。”

媳妇见状,脸一下子红了:“哎呀!我不买了,和你开玩笑哩。”

那天,伙计问王昇:“你就恁怕你媳妇?‘都是我的错’都成你的口头禅了。能不能有点儿男子汉气概?!”

王昇诡秘一笑,说:“这你就不懂了吧?女人得哄!在媳妇面前气概算个啥?每次我一道歉,媳妇都于心不忍,会尽力满足我,也不生气了……”

“高!实在是高!”伙计对王昇伸出了大拇指。

(作者系瀍河区恒大绿洲社区居民)



凡人小记

任师傅

◎郭德诚

那天,任师傅送我一本书,我一看署名任俊峰,很吃了一惊。他憨憨一笑,说:一些过往而已。

我认识老任是在人才市场。我们厂招聘业务员,他单位破产了来应聘。我问你跑过业务吗?他说没有。我说那不好办。他说不试试咋知道?就拿了一张宣传页在一边研读。我们撤摊的时候,他又来了,说希望能给个机会。我说你都50多岁了,推销这种凿岩设备,要跑矿区,都在山里,你受不了。他说没问题,还把胸脯挺了挺。

头一年,他业绩平平,人也变得又黑又瘦。我想,他会知难而退。谁知他说,现在走了,前面的路就白蹚了。但第二年,还没起色。跑业务的,就一个基本工资,主要靠提成。他媳妇也劝他:跟个猴子似的,整天钻山沟,受那罪干啥,不如

回来干个保安,老任还是不为所动。

第三年,老任一鸣惊人:当上了西北片区的销售能手,打开了该片区的新局面。年终颁奖,老任手捧证书,披红挂彩,神采奕奕。领导让他讲两句,他想了想说了一句话:“不去试试,你永远都不知道自己能干啥。”大家都等着他的下文,谁知没了。从那以后,他有了个外号:“任三一”,三年一句话。

他是在片区主任的岗位上退休的。这也才退休五年,他又写了一本书。我们老家有句老话:“仰头的媳妇,低头的汉,不吭声的最能干。”老任就是那种不吭声的。我看了他的书,里面有一条主线:不去试试,你永远都不知道自己能干啥,要不停地往前走。

(作者系瀍河区夹马营社区居民)

家有儿女

辅导作业乐趣多

◎王润霞

辅导孩子的家庭作业,我颇费了一番心思。

那天,我在辅导数学作业时,发现女儿对长度感知能力不足。我说:“暖暖,咱玩儿量东西的游戏吧?”她答应了。

女儿先量了指甲的宽度是1厘米,又量了脚的长度是23厘米,还量了铅笔长等。我发现女儿关注的多是小东西,就提醒她关注大一些的物品。她又量了电视的长、桌子的高等。

女儿量完后,我把练习册上的错题递给她。她笑了起来:“呵呵,我的一步约4米长!”我说:“你肯定去巨人国转了一圈!”她哈哈大笑起来:“没错,巨人一步很可能有4米。”“现在回来吧,不穿越了。”我笑着回应。她愉快地订正了错题:“我的一步约4分米长。”

在辅导语文作业时,女

儿对写游戏的作文有困惑。我想,不如玩一个游戏。心动不如行动,我们玩起画鼻子的游戏。我在客厅的白板上画了一个没鼻子的女孩头像,用眼罩蒙住女儿的眼,让她在离白板3米处转3圈,然后向白板走去。

女儿往女孩头像处画了一笔,她去掉眼罩,发现把鼻子画在了脸蛋外,哈哈大笑起来。我开玩笑道:“鼻子离脸出走了。”她说:“我一定要把鼻子找回来。”她又画了多次,直到画在合适的位置才罢休。玩过了游戏,她写的文章游戏规则清楚,过程生动有趣。

女儿写完作业,笑着说:“妈妈,这样写作业真快乐!”我一把把她揽进怀里:“我快乐着你的快乐!”

(作者系西工区纱厂西路社区居民)



流光碎影

娘的保暖衣

◎愚非

记得多年前的一天,我准备去镇上办事,娘高兴地拿出一把硬币,大约有三块多钱。她笑容满面地说:“这是我这两天挣的钱,你给我买一件秋衣吧?”

看着娘手里的钱,我愣了一下。娘笑着指指墙角的几个饮料瓶:“那几个还没卖哩。”怪不得娘这段时间忙完家务,便在小山村的十几户人家间跑来跑去。我赶忙说:“行!我给你买。”

这些年,娘的衣服姐姐全包了,我连一双袜子都没给娘买过。娘穿多大的衣服,喜欢什么颜色,我都不知道,一阵愧疚之情袭上心头。我只好给姐姐打电话,姐姐说:“咱妈秋衣不用买,我买好了,过两天就捎回去。”“不!这一次我必须自己买。”我说。

到镇上后,我跑前跑后,按照姐姐说的尺寸、颜色给娘挑选,最后花58块钱买了一套浅蓝色的保暖衣。

到家后,娘高兴地说:“秋衣这么厚,还有秋裤,你添钱了吧?”我笑着说:“没添,没添。”娘笑得像一朵花。娘以前除了做家务、干庄稼活,没挣过钱。她看邻居拾废品卖钱,也跑着捡废纸、饮料瓶。不知收废品的人咋知道俺娘不识数、不认钱,所以每次专门给她一些零碎的硬币,个数越多娘越高兴。不过收废品的人说,老年人也不容易,不占他们便宜。

娘逢人便说:“这是俺小非用我拾废品的钱买的秋衣,还怪有眼光,大小宽窄正好,好看又暖和。”人们听了只是点头抿嘴笑。

娘已不在多年了,我时常想起那套保暖衣,愧疚之情再次涌上心头……

(作者系西工区广电社区居民)